

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 1861—1879

[英] 泰瑞·贝内特 著 徐婷婷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1861—1879

[英] 泰瑞·贝内特 著

徐婷婷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 1861~1879 / (英) 贝内特(Bennett, T.) 著; 徐婷婷译.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3. 1

书名原文: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ISBN 978-7-80236-869-9

I. ①中… II. ①贝… ②徐… III. ①摄影史—中国
②摄影师—生平事迹—西方国家—1861~1879 IV.
①J4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19386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12-9051号

Copyright © Terry Bennett, 2010

Original titl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 Published by Bernard Quaritch, 2010

Chinese Edition ©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2013

中国摄影史: 西方摄影师1861-1879

作者: [英] 泰瑞·贝内特

翻译: 徐婷婷

出版策划: 赵迎新

责任编辑: 常爱平 李姗姗

出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48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book.com

邮箱: office@cpphbook.com

制版: 北京杰诚雅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中印集团数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2

印张: 36

字数: 669千字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236-869-9

定价: 3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这套“19世纪中国摄影史丛书”计划出版三卷。本书为第二卷，记述了19世纪60和70年代在华活动的西方摄影师。他们中既有专业摄影师，也有业余摄影爱好者。我们熟悉的约翰·汤姆逊、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和威廉·弗洛伊德（William Floyd）也在其中。关于这20年里中国摄影师的活动情况，我们将在第三卷中单独记述。

着手写作中国早期摄影史时，我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连贯的叙事线索，把摄影师、摄影作品和具体的时间、区域对接起来。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比如我们现在已掌握了很多关于约翰·汤姆逊的信息，关于他的研究著作有不少已出版；学术界对某些特定区域（比如香港）摄影发展情况的研究也已取得了宝贵的成果。但总体来讲，中国早期摄影史的写作仍然面临很大困难，而重中之重就是对现存历史照片作者的认定：我们不清楚这些摄影师具体的行踪，不能确定他们在某个村庄、市镇到底停留过多久。因此，我决定把挖掘、厘清基础的史料信息作为研究重点，首先解决照片由谁拍摄、在哪里拍摄的问题。

清朝幅员辽阔，摄影师又人数众多，这无疑增大了研究的难度。在这套丛书的首卷《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我曾浅尝辄止地谈到问题的艰巨性，还曾提及现存佚名照片作者鉴定工作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始终是一切后续摄影史研究工作的前奏，是摄影史学家或艺术史学家研究工作的根基。而社会史学家如果可以确定照片的拍摄者，则可以进一步得到拍摄时间、背景、照片为什么拍摄和在哪里拍摄等一系列信息。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一张未署名的

中国早期照片实为于勒·埃及尔的作品，就可以相应推断出，照片的拍摄时间为1844年，拍摄地点在澳门、黄埔或者广州。

本书所涉及的摄影师在中国活动的时间范围是1861年到1879年，但书中也收录了一些拍摄年代稍晚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拍摄者大多在华活动时间较长。比如威廉·桑德斯，1862年他在中国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一直经营到1888年才返回英国——因此本书把他稍晚时拍摄的作品也收录进来。

本书未涉及对1879年后在华西方摄影师的考证。这是因为，我原本打算把这套丛书的研究时间下限定在1911年清朝灭亡，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时间跨度在三卷本篇幅内很难完成，可能需要另辟一册再专门记述；再者，我的研究兴趣本是湿版时代的摄影师，而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干版技术逐渐普及，拍照变得简易多了，因此我决定还是专注于湿版时代的摄影研究。

本书对专业摄影师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一视同仁。实际上，对书中这些摄影师来说，硬性的分类似乎本身就有待商榷。像约翰·汤姆逊和威廉·弗洛伊德这样的专职摄影师，他们的名字和开办的照相馆在当地报纸和沿海贸易名录中总会留下痕迹，因此被遗漏的可能性不大。而对于像亨利·坎米奇（Henry Cammidge）、保罗·尚皮翁（Paul Champion）、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e）、圣朱利安·爱德华兹（St. Julian Edwards）、恩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er）和弗雷德里克·萨顿（Frederick Sutton）这样的非职业摄影师来说，情况则不同：他们虽然也努力找寻各种资助，但毕竟从事的并非全职的商业摄影行为，因此，

后人可能始终无法勾勒出他们摄影活动的全貌。至于纯粹的摄影爱好者，由于留下的线索实在太少，研究材料就更加短缺了。

由于篇幅所限，也出于对丛书最终目的的考虑，本卷未涉及对中国摄影师的考证。我希望这套丛书可以成为读者和研究者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早期摄影活动时的导航仪和引路标。中国摄影师的活动涉及了很多个单元的内容，层次丰富，人物和场景都难以简单处理，虽未成稿，我已隐约感觉应把这部分内容作为第三卷单独论述。

书中大多数摄影师都按姓名专辟条目进行叙述，书末另附摄影师名录可供查询（第一卷和本卷皆如是）。

图片说明中，对清末文献原注皆有保留，并以双引号标示。除非特别说明，照片皆为“蛋白照片”。

本卷书末附有完整参考文献列表，书中引文仅为缩略提示。卷宗、名录、图录、报纸、评论和其它期刊引用信息仅在正文中标明，不计入书末列表中。

在此，我愿就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向读者先行致歉。如您有任何线索或想法，请不吝赐教。我的邮箱是：info@oldchinaphotography.com。

最后，我对我的编辑安瑟尼·佩恩（Anthony Payne）与林赛·斯图尔特（Lindsey Stewart）献上一份特别的谢意。在繁琐的编辑工作中，佩恩先生帮助核实引用文献，还发现了一些新的信息，成为本书内容的有益补充。林赛女士则是19世纪摄影的研究权威，她在本书成稿过程中建言献策，使行文得到了完善。

泰瑞·贝内特
2010年11月

致 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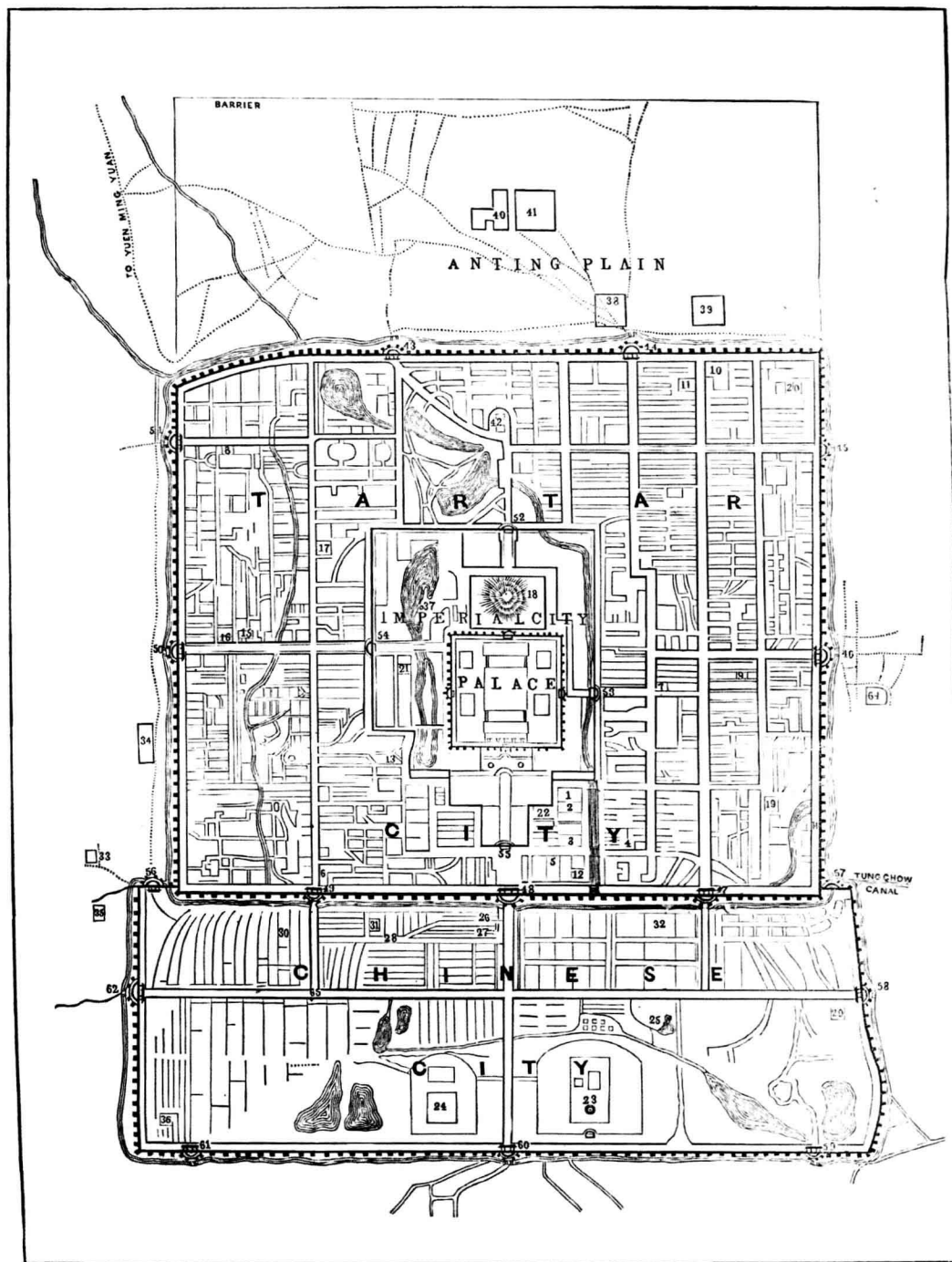
以下诸位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多方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本书无疑会逊色不少。在此一并感谢：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 Simon Beattie, Alexander Boguslawski, Nuno Borges de Araujo, Sandy Barrie, Robert Bickers, Jeremy Bigwood,Carolynn Boucher, Alex Byrne, 陈申, Peter Collingridge, Patrick Conner, Denise Cusick, Daniella Dangoor, Liza Daum; Douglas Fix, Guillaume Garnier, Jerome Ghesquiere, Barbara Giordana, Michael Gray, 古峰, Arthur Hacker, Violet Hamilton, Stefan Handle.

Sylvie Henguely, Peter Hibbard, John & Judith Hillelson, Matthew Isenburg, Ken Jacobson, Serge Kakou, Valeriy Krestyaninov, 黎健强, Haiwei Li, Jacqueline Martinet, Herman Moeshart, Oliver Moore, Gael Newton, Joann Nicholls, Rob Oechsle, Robert O' Hara, Nick Pearce, Christian Polak, Mike Price, Michael Pritchard, Rob Randall, Bob Richards, Howard Ricketts, Marcel Safier, Erika Sanger, William Schupbach, Suzanne Schwarzwaldler, Eileen Scully, Carl Smith, Ed Stokes, 全冰雪, Frances Terpak, Jonathan Wattis, Young-tsu Wong, Clark Worswick, Roberta Wue, Vania Zouravliov.

图片来源：

Authors' Collection; Bernard Quaritch Ltd; C. von der Burg Collection; Daniella Dangoor; Gu Feng Collection, China; Guimet Museum, Paris; Thomas Hahn Collection; Matthew R. Isenburg; Garnet Publishing; Getty Images;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Gilman Collection;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Old Japan Picture Library;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Royal Engineers Museum, Gillingham;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Paris; Lisa Tao Collection; 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



北京城区示意图，摘自德尼克 (N.B.Dennys) 《中日通商口岸》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1867年。

引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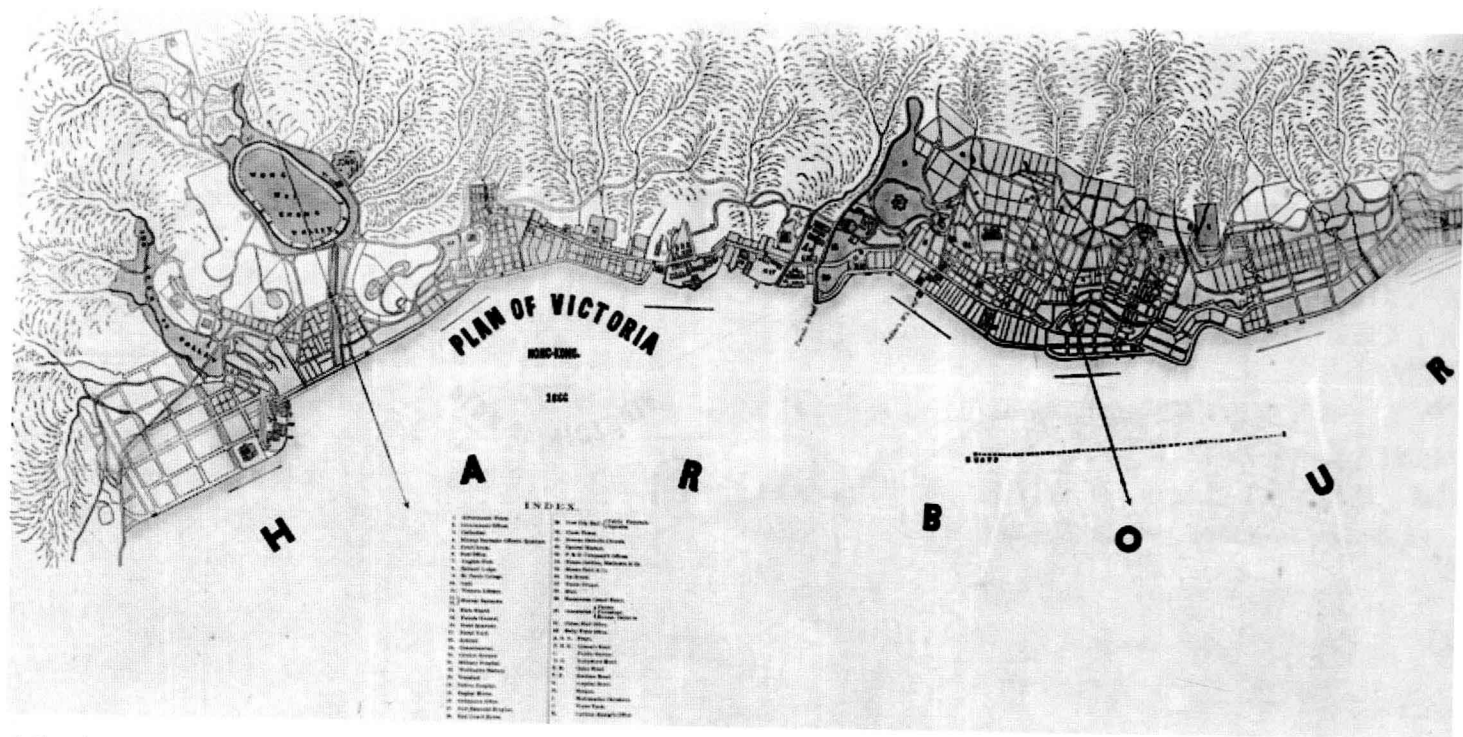
本卷从《中国摄影史：1842—1860》的末尾说起：1861年，弥尔顿·米勒和查尔斯·韦德是在华活动的最重要的两位西方摄影师。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中国与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的关系趋于缓和，双方基本相安无事。之所以用“基本”二字，是因为始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尚在进行、且愈演愈烈之故，至1864年方告结束。

在本书所涉及的年代，尽管清廷已停止与英法联军交战并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各地战斗仍在持续。清廷甚至不惜求助于外夷，组建由美国军官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及其继任者英国军官戈登

（Charles Gordon）所率领的“常胜军”，以打击太平军。（戈登因苏丹喀土穆之役而名载战争史册，但最为人称道的却是为清廷效命的这段经历，他也因此得名“中国的戈登”。）

1861年，太平军进攻上海。老城危如累卵，城内的摄影师们想必也人心惶惶。其它通商口岸也并不太平，只有英属香港岛相对平静。

此时，受战争影响，摄影在中国发展相对缓慢。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上海和香港的全天候照相馆的生意才逐步回暖。这时，米勒和韦德已相继返回美国，新一代的摄影师正跃跃欲试，想在中国一展拳脚。



香港示意图，摘自德尼克《中日通商口岸》，1867年。

目 录

前 言	vii
致 谢	ix
引 论	xi
第一章 香港照相馆	1
引 论	
S.W.哈尔西	
西尔维拉	
威比金与凯恩斯	
马西阿诺·安东尼奥·巴普蒂斯塔	
威廉·普赖尔·弗洛伊德	
香港影相楼与埃米尔·瑞斯菲尔德	
香港影相公司，恩斯特·瓦塞尔与亨利·埃弗里特	
亨利·舒仁与F.波普尔鲍姆	
“底片库”	
第二章 北京的摄影活动	33
引 论	
列夫·斯坦潘诺维奇·伊格莱夫	
普鲁士东亚远征军	
P.博格杰夫医生	
德贞医生	
托马斯·查尔德	
京城的其他摄影师	
第三章 通商口岸的摄影活动	84
引 论	

上 海	
引 论	
威廉·托马斯·桑德斯	
J.纽曼	
理查德·香浓	
瓦尔特·丁摩尔与丁摩尔兄弟	
洛伦佐·F.菲斯勒	
亨利·查尔斯·坎米奇	
约翰·雷迪·布莱克	
其他上海摄影师	
福 州	
引 论	
F.舍恩克	
汉 口	
引 论	
威廉·乔治·托德	
宁 波	
引 论	
J.C.沃森少校	
厦 门	
引 论	
圣朱利安·休·爱德华兹	
恩斯特·奥尔末	
广 州	
引 论	
西尔维斯特·达顿与文森特·迈克尔斯	
天 津	
引 论	
琼斯·蓝普瑞医生	

第四章 流动摄影师199	附录1 早期在华拍摄的立体照片353
引 论	附录2 威廉·桑德斯的相册367
约翰·威尔森	附录3 托马斯·查尔德所拍北京照片378
保罗·尚皮翁	附录4 威廉·弗洛伊德所拍香港、澳门、广州 与北京照片的评论文章382
于勒-费里克斯·阿波里奈尔·勒·巴	附录5 约翰·汤姆逊所拍香港照片的评论393
弗雷德里克·威廉·萨顿	附录6 洛伦佐·F·菲斯勒的皇城拍摄记——“中 国冒险！”395
S.辛迪	附录7 上海早期摄影：纪念范约翰——“潮湿 气候下的干版摄影术”398
约翰·汤姆逊	附录8 保罗·尚皮翁远东摄影活动的困难种种400
威廉·伯格	附录9 东亚的摄影活动：斯蒂尔弗莱德男爵403
古斯塔夫·里默	附录10 摄影在中国：格里菲斯所作三篇文章405
雷蒙德·冯·斯蒂尔弗莱德-拉特尼兹男爵	附录11 《远东》杂志摘录411
丹尼尔·R.克拉克	附录12 裨治文的银版照相机417
大卫·诺克斯·格里菲斯	
其他流动摄影师	
第五章 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285	
引 论	
拍摄了西洋楼的摄影师	
第六章 摄影期刊303	
《中国杂志》	
《远东》杂志	
结 语312	
摄影术语314	
中国摄影年表（截至1879年）317	
中国摄影分区年表（1842—1879年）323	
在华摄影师名录（1842—1879年）331	
参考文献343	

第一章 香港照相馆

引 论

1861年初，几千名英法联军士兵北上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南方沿海商埠的照相馆生意转淡，整个行业突然变得萧条起来。趁此间隙，原在香港谋生的美国摄影师韦德和霍华德把香港的生意留给米尔顿·米勒打理，转而去广州和上海探路，开辟新的临时分店。留守的米勒既是摄影师，又是临时掌柜，每日应对，游刃有余。此时中国局势不稳，他们三人的未来亦充满了变数。

1861年9月，韦德返回美国，霍华德大概也随之而去。这半年间的人事变迁、生意盈亏，终究如何，我们已无从得知。临行前，大约在8月间，他们已把会照相的英国士兵查尔斯·帕克收编麾下。自9月起，米勒成为新开张的“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广州分号的大掌柜，可能还同时打理着香港老店的业务。1863年年初，帕克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至于在离开中国前，他自己是否也开办过照相馆，我们不得而知。（关于这四位摄影师的具体活动，请参见《中国摄影史：1842—1860》相关内容。）

1861年年末至1862年年末，米勒与帕克可能是香港仅有的两位知名知姓的西方商业摄影师。米勒往返于香港、广州两地，足迹并不局限于香港。不过他们二人并未垄断香港的照相业，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市场上至少还另有三家照相馆，只是经营时间都不长。这三家中，最早的一家可能为G.E.培特（G.E.Petter）开办。他曾在1861年8月7日的《德臣西报》上刊发如下广告：

照相馆

皇后大街东路415号

香港联合船坞对面

G.E.培特公司敬票：本照相馆即日开业。

拍摄肖像、风景，售立体镜、相纸或玻璃材料。

版画制作，油画，照片等等。

售相机、镜头、显影药品、三脚架、镜框、玻璃版、蛋白相纸、摩洛哥镜匣、药品及一切所需，以资艺术创作，设备精良，价格公道。

另有诸项操作辅导。

提供照片负—正印制服务。

G.E.培特公司承诺企业永久经营，纸质人像底片可永久保存、编号，可随时加印。

香港

1861年8月7日

G.E.培特大约在1861年六七月间抵港。1861年8月15日，《伦敦与中国电讯报》曾刊登过他的抵港信息。遗憾的是，培特在英国的摄影资料中均未有记载，迄今也没有照片能被断定是他的作品。他在港期间最后一则广告刊发于1861年10月17日，与首则广告相距两个月。

丁摩尔兄弟（Dinmore Brothers）也在香港经营着一家照相馆。丁氏在1864年间曾于上海开办过一家照相馆，一般认为，他们的活动仅限于上海。但最近发现的一张名片小照纸托背面有丁氏香港照相馆的钤印，且标着时间“1861年”，这就把他们的经营时间又向后推了



图1.1 佚名。香港港口，约1875年。三联蛋白全景照片。作者收藏。

几年，地点范围也随即扩大。至于这家丁氏香港照相馆具体经营了多久，我们已无从考证，只能先粗略估计到1863年。

同一时期，另有法国摄影师J.达尔马·拉格尼埃（J. Dalmas Laguenière）在香港开办过一家照相馆，并被列入1862年的《中国名录》（*China Directory*）中。此人身份不详，作品迄今亦未曾面世。1860年12月11日，抵港人员名单中可查到一位“Lagarriere”先生（参见《北华捷报》，1860年12月25日，第30页）；1860年4月11日，从香港抵沪的人员名单中有一位“Lagarriere”先生（参见《北华捷报》，1860年4月21日，第62页）。此二人姓名拼法均与他类似，但是否是他本人，仍不能确定。

1863年，自帕克和米勒离开中国后，香港的照相业翻开了新的一页。韦德与米勒为香港的照相业建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他们之后，任何赴港谋生的西方摄影师都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同时再加上才华并付诸努力，否则无法立足。米勒走后，香港开张的第一家照相馆即由他的前任合作伙伴S.W.哈尔西（S.W.Halsey）开办。

S.W.哈尔西

1864年1月5日，《香港孖刺西报》刊登了一家新照相馆的开业消息：

告白：米勒照相馆敬启香港居民，新照相馆业已开张，皇后大道68号，东藩汇理银行对面即是。各分号经营业务皆有增益，旧有货品亦有更新。房屋、风景、船舶、马匹与宠物咸可入照。服务迅捷，体贴周到。

S.W.哈尔西公司

香港

1864年1月4日

此后，哈尔西在同一报纸又刊发了第二则更详细的广告，从4月14日起一直刊发至6月9日：

照 相

启者新近购入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米勒照相馆之全部底片，承接如上两家照相馆所拍人物、合影等旧照翻印业务；香港、广州、澳门、北京、上海、福州之精美风景照，以及中国、日本人像一并代售。固有新近四五年内所拍中、日私人宅邸、公共建筑、船舶及其他内容照片，请赐阅。

照相馆置当今最先进之设备，工艺精湛，拍摄单人人像、合影、房屋、船舶、宠物等，广受认可，服务快捷，价格公道。

另出售各式相机、镜头和冲印原料。有自配碘



图1.2 S.W.哈尔西公司。“维多利亚港一览，香港。”依哈尔西公司照片所作版画。选自《伦敦新闻画报》，1866年5月5日。作者收藏。

化火棉胶、硝酸银溶剂等照相药剂，价格公道。

S.W.哈尔西公司，皇后大道

香港

1864年4月13日

哈尔西照相馆的另一条主要广告刊于1864年9月3日的《香港每日邮报》（*Hongkong Daily Press*）上：

照 相

S.W.哈尔西公司素蒙香港居民青睐，深以为谢。今迁至F.G.里德（F.G.Reed）公司原址，东藩汇理银行对面即是。拍摄肖像、合影，风格与欧洲无二。

敝等日思精进，已将摄影室与等候室修葺一新，以期公众惠顾。售香港、广州、澳门，以及中、日其他各地风景照，特备香港等地着色照片，待君赏鉴。另售相机、镜头、药品各物，货源常备不断，以助摄影艺术之所需。

香港

1864年7月15日

哈尔西曾与米勒共事，又购得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米勒照相馆底片（从他刊登的广告看来，他还有可能收购了G.E.培特的照相馆），无论从经验上，还是拥有底片的规模上，在香港照相业的西方同行中都堪称霸主。能够与他竞争的中国同行可能只有日成照相馆与缤纶照相馆两家。然而，哈尔西照相馆究竟经营得如何，他用多大的资金规模去收购别人的底片，我们依然无从得知。《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在1866年5月曾刊登过一幅香港的全景木版画，并注明原照摄影师为哈尔西，遗憾的是，可确定由他拍摄的照片迄今仍未发现。

在1865年的《中国、日本、菲律宾纪事报及行业名录》（*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Philippines etc*）中，可找到“S.W.哈尔西公司，照相，皇后大道”的登记信息。1865年中期，哈尔西的照相馆被西尔维拉（José Joaquim Alves Silveira）买下。西尔维拉于1864年和1865年间任香港陪审团成员，职业是“哈尔西照相馆店员”。除此之外，再无信息留下。哈尔西在香港行色匆匆，往来原因无从得知，生平背景也无从考证。在19世纪40年代，一个美国人在墨西哥开了家照相馆，也

姓“哈尔西”；1840年，在加拿大魁北克也有过一位同名摄影师。

西尔维拉（1840—1874）

据美国研究者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考证，西尔维拉1840年生于葡萄牙，1874年2月25日在香港去世（香港政府档案处，史密斯档案）。他在1864年加入哈尔西照相馆，任店员，1865年买下了该照相馆（及其底片）。据1865年7月18日《香港孖刺西报》记载：

敬启者：本馆已收购哈尔西照相馆，将延续其业务，维护经营所需，并添进新设备。拍摄风景和人像，风格雅致，技术先进，价格公道。承接各项拍照业务，定兢兢业业，快捷稳妥，不辜负公众信赖。另翻印人像，售中国各地景物照，随时服务。

西尔维拉照相馆
香港
1865年6月5日

1866年1月25日，西尔维拉继续在《香港孖刺西报》上刊发广告：

西尔维拉敬禀公众：敝公司新近购入冲印照片最新设备，自信服务堪比欧洲同行。名片小照等，先拍照，后付费，包君满意。

香港
1865年12月29日

1866年3月7日，他在《香港孖刺西报》又刊发了一条类似的广告：

精良照片

西尔维拉照相馆敬启公众注意：我馆新购入照片冲印之最新设备，自信拍摄人像堪比欧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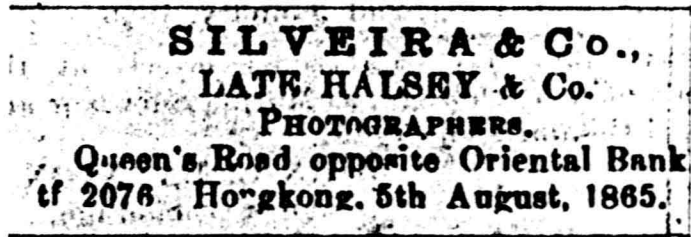


图1.3 1866年1月25日，西尔维拉照相馆刊发在《香港孖刺西报》上的广告影印件。作者收藏。

最佳者。

名片小照等，先拍照，后付费，包君满意。

另有大宗设备及化学药剂出售，价格公道，常备不断；售香港、广州、澳门及中国北方各种景物照。

香港
1866年2月6日

西尔维拉照相馆并无其他信息留下。1866年8月8日，《香港信使报》（*Hongkong Mercury*）曾简要报道该照相馆拍摄处决海盗一事。另据《德臣西报》报道（《伦敦与中国电讯报》转载，1867年4月5日，第182页），1867年2月23日，香港市政厅举行奠基仪式，西尔维拉照相馆拍摄了出席仪式的官员和各方宾客：

礼毕，摄影师西尔维拉携相机、预先备好之底片走上前来，曝光几秒，为台上嘉宾合影留念；随后，来宾行至休憩室，四十余人稍作休息、用餐，互祝贺词。

1867年初，西尔维拉将照相馆转卖给英国人威廉·弗洛伊德（William Floyd）。弗洛伊德于1874年2月去世，生前做过西尔维拉的助手。另据一幅阿芳照相馆的名片小照背后徽章所记，（赖）阿芳也曾西尔维拉麾下效力。阿芳被公认为19世纪最重要的中国摄影



图1.4 西尔维拉照相馆，西方孩童（后有支撑物），约1865—1867年。蛋白名片小照，手工上色。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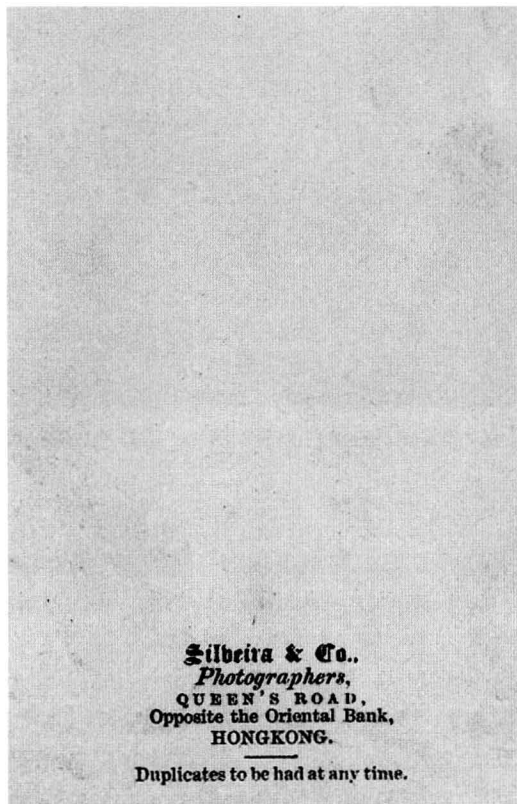


图1.5 西尔维拉照相馆所摄名片小照背面。作者收藏。

师。该名片小照背面写着：“阿芳，摄影师，原西尔维拉照相馆，香港皇后大街54号”。

威比金与凯恩斯（Wiebeking, Cearns & Co., 活跃于1866年）

摄影师威比金的活动情况曾见于1865年的《中国名录》。《名录》载：“E.威比金，摄影师，斯坦利街。”1866年初，威比金与凯恩斯开始搭档。1866年1月4日，《香港孖刺西报》刊登如下广告：

敝等敬启香港淑媛、绅士：敝所开在中环皇后大道111号，为香港唯一欧人所办照相馆。恳请惠顾。

服务皆循欧洲惯例。营业时间另行通知。

威比金、凯恩斯等。

香港

1865年12月28日

爱德华·A.威比金（Edward A. Wiebeking）与W.G.凯恩斯（W. G. Cearns）的合作时间很短。据《香港孖刺西报》所刊广告，他们的照相馆于1866年2月初开张：



图1.6 威廉·P·弗洛伊德，澳门全景，1872—1873年。六联张蛋白全景照片，底片标号。作者收藏。

威比金与凯恩斯照相馆，位于皇后大道111号，斯泰格酒店（Stag Hotel）对面。——1866年2月2日。

但仅仅两个月后，3月26日，《香港孖刺西报》就报道了二人合作解体的消息，并声明威比金将负责承担后续债务，办公地点在皇后大道111号不变。威比金单枪匹马，继续经营，1866年6月2日，在《香港信使和航运报》（*Hongkong Mercury & Shipping Gazette*）上刊发了如下广告：

E.A.威比金照相馆
朝九点至晚五点
• 皇后大道111号
斯泰格酒店对面

广告刊发一个月后，威比金出现债务危机，不得不变卖资产。7月19日，他在《香港信使和航运报》上刊登拍卖公告，所售物品包含“两台相机（崭新）、配药品、暗房器皿、玻璃底片”及私人生活物品。（参见伍美华、黎健强、卫周安编著《拍摄香港》，1997年出版，第30页。）威比金入不敷出，第二天，香港高级

法院宣布其破产（参见1866年7月24日《香港孖刺西报》），债务由当时已担任斯泰格酒店经理的凯恩斯偿付（参见1866年8月31日《香港孖刺西报》）。威比金与凯恩斯照相馆无照片传世，两位摄影师个人亦无作品流传。

马西阿诺·安东尼奥·巴普蒂斯塔（Marciano Antonio Baptista, 1826—1896）

葡萄牙人巴普蒂斯塔是一位天资卓越的画家，在澳门期间，曾师从于著名的英籍画师乔治·钦纳里（George Chinnery）。钦纳里于1825年抵达澳门，客居此地，直至1852年离世。巴普蒂斯塔有水彩画传世，澳门艺术博物馆与香港艺术博物馆都有收藏。他在澳门出生，是海员后代，后移居香港，本想以绘画为生，无奈生活所迫，不得不改行照相，为香港业余戏剧协会（*Hongkong Amateur Dramatic Society*）服务，拍摄人像，兼画背景布。

巴普蒂斯塔从事照相活动的具体时间不详。唯一已知信息是他在1866年变卖了自己的照相器材。据1866年8月11日《香港信使和航运报》载，他出售的物品包括：“三台相机，大小号各式镜头，照相必备化学药